

# 情 与 欲

## 第一章 凤求凰

漫无目的。

昨天法法挽着位大耳朵在这里问我买什么。我笑笑说漫无目的。或者说我努力想笑可惜没有成功。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成功地伪造一个假笑的。快乐与沮丧就如晴天雨天，你无法选择。

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百货公司，努力模仿着轧米机，不停不歇地以噪杂人声炫耀繁华。我如米粒随着人流无方向无目的地蠕动。脑子里恍恍惚惚晕晕乎乎，甚至记不清今晚已在这米堆里旋了几圈。幸好今天没遇上法法。我说漫无上的。天天如此好会把我说成花痴的。我无法否认我同好的眼睛曾进行过美妙的沟通。其实昨天话刚出口，我就觉得不对，想再说几句什么找补找补，法法已留下了轻盈的背影。蛇一样的身子倚吊在大耳朵麻杆似的胳膊上，微噘的性感的小嘴叽咕叽咕咬着那只大耳朵。又一起回头看我。

嘴上挂着稀奇古怪的笑。我赶紧蹲下来紧我的鞋扣，你知道我穿了一只大鞋子。

我终于幸免于难从人缝中挤出了百货公司的铁栅栏门。天色已经渐渐灰暗。幸福咖啡馆的霓虹灯照例率先在那儿搔首弄姿。人都不甘寂寞，蚂蚁一样忙忙碌碌，操劳一个白天，晚饭一下肚，就又匆匆忙忙奔上街来。舞厅、咖啡馆、电影院、百货公司，亢奋异常地搔道弄姿，起塘鱼似地挤挤拥拥，沾一身臭汗绝对在所不惜。究其所以然终离不了甘寂寞。

我不甘寂寞，便天天套一件肚子和胸口各贴两个口袋的艺术汗衫，到这里来发疯。

布满血丝的眼睛公牛一般茫然地东张西望，弄不清妄图捕捉女性某个别具魅力的部位，还是色魂慑魄的笑颜。或许两者兼而纳之。我只是清楚地明白，因了我的尊容，我无法运交桃花。更奈何一张阔嘴，真笑假笑都会奋力滑向耳根。你知道局外人说：这并不是我的错。

我闭闭眼睛。眼睛就象在辽阔的海滩沙疗。热烘烘的细沙粒儿，轻轻摩挲，解除眼皮的疲乏和酸疼。人声的嘈杂可以幻化成大海永不疲倦的涛声。眼睛真是古怪家伙，从醒来到睡着，它不停地东张西望，不停地眨巴。脑子里乱哄哄的时候，还可以闭起眼睛，象现在这么享受一阵沙疗。可惜人的心不象眼睛，无法用小手轻轻地抚摩。当然，妈妈在世时则另当别论。

眼睛休息了片刻，又继续努力。这就看见了那片朦朦胧胧的白。白色柔姿纱的连衫裙，携着女性的芬芳，轻风似的飘然而过。肉色的背脊，紫色的乳罩背带，啾花的三角内裤，若隐若现。一只黑色蛇皮小坤包，挑逗性地轻轻拍打着细腰下突然丰腴起来的部位。该肥的地方全都肥，该瘦的地方全都瘦。十几年前在轧钢厂混日子时，天天能听到这类精采无比的句子。我舔了舔干燥的唇，不紧不慢地跟上。裙摆贴着白皙细嫩的小腿肚子，仿佛高明的纹身艺术家纹出的装饰性花纹。一前一后，一后一前……“我愿做一双丝袜，跟在她身旁……”草原情歌不会这么拙劣。可惜我记不起原先的歌词，只有走了调的曲子执着地在心里荡悠……裙摆飘忽着，坤包晃悠着，腰肢扭动着……

老风说女人没有不上钩的。钓鱼。据说北京叫做拍婆子。老风少说钓

上几打了。老的少的丑的俊的都钓。老风有回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他妈的又不是姜太公，女人他妈的会咬你的直钩子？

喂，你叫什么名字？我请你吃块冰棒？

神经病！

喂，我是《大众月刊》编辑，我编的小说得过三次全国奖，我发表过小说，我八二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我三十岁，我……

骗子！

喂，我爱你，爱爱爱爱爱呀！

抓流氓！

喂，吴妈，我和你困觉！

啊呀！

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一前一后，一后一前，裙摆飘忽，坤包晃悠，腰肢在扭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终归……

黑网眼腿停住了。裙摆驯顺地下垂着，坤包依偎着臀的外侧。我看看法国梧桐投下的一片阴影，我想我该蹲在阴影里紧紧我那大鞋子的鞋扣了。

“请问青春电影院怎么走？”问话的男人，十足褐色的脚趾，在黑色平底塑料凉鞋里局促不安地扭动。

“喏，幸福对面，看见那霓虹灯了么。嗯哼？”答话的女人，流行歌曲音乐家似的以气裹声，或者以声裹气。

“谢谢。谢谢。”男人说。

“嗯哼？”女人那嗯哼颤颤悠悠挠得人心痒痒。老风说女人没有不上钩

一前一后，一后一前，黑网眼腿又移动了。剩下两条皱巴巴的中长纤维裤管和那双塑料平底凉鞋，树一样种在原地发呆。

我想我的鞋扣该紧好了。

“喂。”塑料平底凉鞋忽然叭嗒叭嗒向前追去。

黑网眼腿停住了，一条笔直一条微弯，能想象出断臂维纳斯式的柔美曲线。

“我这儿多……多一张票，想请您……”男人结结巴巴。

“舞会？”女人象是有了兴趣。

“不不。我不会。电影。《斯巴达克斯》。美国。宽银幕彩色。波洛演的。还有《王子复仇记》里那个那个……”

“嗯哼？”甜甜的象喜悦象感激又象询问缘由。

“有冷气……”

“嗯哼？”

“天热……”

“嗯哼？”

“噢，不不，我我想和你交，交个朋友……”

“嗯哼？”

“你，你漂漂，beautiful。我，不是坏人。我，南大中文系学生，喏……”我看见了那人胸前的白色校徽。女人没有不上 我咽了口唾沫。

“你你呵呵呵呵呵……”那女人的笑声听起来象钢琴中蹦出的快乐乐符。

“我我真是南大中文……”

“你要尊我一声老师呢。哦呵呵呵……”

我看见了女人高耸的胸脯前，南京大学的红校徽。

“我女儿该叫你一声哥哥呢。呵咯咯咯……”

黑网眼腿留下一串清脆时髦的笑声，飘然而去了。

那倒霉蛋子方脸膛红得发紫，上唇细细的汗毛上，密密麻麻的汗珠，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一红一绿一黄一蓝地变幻着绚丽的色彩。倒霉蛋子。我正咧开嘴笑，眼角处却是一阵酸疼。伸手揉揉，才明白自己那颗大头早已象只开了锅的蒸笼，火烧火燎，大汗淋漓。五十步笑一百步。半鼻子灰笑一鼻子灰。他妈的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六十六公分的一颗大脑袋，架在方方厚厚的宽肩上。谁愿意透过头发头皮和脑壳，看看三十年不停不歇装进去的几千本厚书。“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这就是这颗大头的唯一优势。大头上还嵌了张横吃饺子的阔嘴。大头两侧还贴着两片确确实实大极了的耳朵。耳大福大。大耳贼刘备。当皇帝的命。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

四只口袋的艺术汗衫贴在脊背上浑身不自在。四下望望，两块霓虹灯牌闪闪忽忽地招徕生意。请问青春电影院怎么走？喏，幸福对面。青春的《斯巴达克斯》，票价才涨到一元一角。干一天编辑能拿三元钱。在美国编辑撸进中产阶级。一幢洋房，两辆轿车两条狗。留美作家颜海平说的。颜海平坐着《秦王李世民》飞船去了美国，说那里的月亮远没中国圆。青春对面的幸福咖啡馆我从未大驾光临过。光临一次天大概塌不下来。

二十年前爸爸在牛棚里，天天听地委书记这么谆谆教导。后来地委书记升任省委领导。

爸爸还在三十几年前的座位上唠叨这句名言。这叫各人头上一方天。我说天塌不下来，决不是有当什么领导的狼子野心。我只是讨个吉利。你知道中国人讲究这个。

霓虹灯下是茶色玻璃的旋转门。幸好这玩艺儿我在陪作家去金陵饭店时已见过。我候着个空格儿，认真旋转，忽然觉得碍手碍脚不自在。身后有咯咯咯咯的笑声。又有细细的手指点着我的脊背。天有不测风，地有旦夕福。天上掉下个穿超短裙的姑娘，落进我的格子。小嘴一扁一扁煞是好看。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愿者——我努力咧咧嘴巴，同时又努力控制着不让嘴角快活得跃向耳根。几乎所有赚钱的杂志都教导我们，第一印象是关键的关键。

店里的空位不少，也算是天意合作。我又蹲下来紧鞋扣。她坐哪我就坐哪，警察肯定不会抓的。她回过头来，朝我头顶上方扁嘴一笑。我摸摸硕大的脑袋，没有谁善作剧在上面弄些古怪东西。我正寻摸着往头顶上方笑是哪种新潮，身背后的门格子里又旋转出个奶油小生。头上油光黑亮苍蝇准保站不住脚。粉脸细眉红唇，秋海棠加大宝男用化妆系列。奶油同扁嘴姑娘相视一笑。我蹲在那里差点站不起来。费了好大劲才在他们斜对面的空位上坐定。奶油右手勾住姑娘肩膀，左手伸到桌子底下。那姑娘冲我扁着嘴甜甜蜜蜜一笑。不知道是同我打什么密语还是欣赏我那古怪的大头。我把身子往后仰仰，想看看奶油的左手。厅里灯光朦胧，桌下愈发黯然，靡靡之音又摇摇晃晃弄得人醉眼迷离，我努力……

“喂！看什么看！”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闹出一些哆嗦或瘫软之类丢人现眼的丑相。我面前矗立着一位姑娘。天蓝色太阳裙，上面风流出半截雪白的胸脯和浑圆的肉感

的肩膀，下面潇洒着两条玉柱一般滑润的小腿。脸盘儿挺俊，只是眼睛圆了些。两道秀气的细眉，不知道为什么描成竖的。脸部的肌肉和脂肪，也不知为什么十分协调地下垂半公分之多。

“说呀！”

“我，我没看。”

“什么看不看，问你喝什么！”漂亮的小嘴，吹肥皂泡似的一噘。我估摸出的两个泡泡是“异怪”。

“哦哦，有菜单么？”

“吃菜上大三元去！”吹出的四个泡泡象是“神经兮兮。”

“哦哦，有价目表么？”

“你眼睛掖哪里去了？”

我顺着她那差不多跃出眼眶的眼睛看看，茶色玻璃台面下，有着密密麻麻的名目，价格好象都是两角三角的。

“噢，快点嘛！”

她那不耐烦的目光象红外线在我的大脑勺上做理疗。汗又急急忙忙往外钻。

“哦哦，一杯雀巢咖啡，一杯可口可乐。”我递上一张一元的票。

“看看清楚！”钱被扔了回来。

我定睛看，竟都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两元三元。我慌慌张张寻找便宜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一元五角的。

“樱桃双球冰淇淋。”

“没有。”

“上海咖啡。”

太阳裙一扭身去了。我擻擻额上的汗，眼睛顺手掌的边沿四下瞄瞄。人都自顾自喝着，一对一对。奶油小生和扁嘴姑娘桌上堆着五六种吃的喝的。奶油的右手已经勾过姑娘的脖子，搭在右胸突出的部位。左手还在下面。姑娘又冲我扁嘴笑笑。泰戈尔说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妈妈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于是头悬梁锥刺股，熬夜熬夜又熬夜，终于熬出个编辑且加作家。樱桃双球冰淇淋一样好听。

可惜廉价涮色而且耷拉着眼皮说没有。擻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里有钱能使鬼推磨。

咖啡还没来。上海咖啡。廉价货。国营店嫌你寒酸个体户又觉得赚头少。我忽然记起市报上表扬过这家幸福咖啡馆，表扬过这个体户的先进典型，表扬过老板捐了几千块钱干了什么好事。记不清了。反正不是给《大众月刊》编辑盖住宅楼。就算他是发的这个神经，那也轮不上我。我命里注定是无房户。社里那六层住宅楼才盖了三年，高度已巧巧地齐了地平线。分管这工作的副社长脸瘦了一圈，眼睛整年整月红着。这自然不是象我那么瞪眼看女人所致。

咖啡还没来。汗已经被冷气冷干，浑身一刺一刺的，有点象细草撩拨蟋蟀，又有点象马戏团里的猴子撩拨拴在桩上的狗熊。

“喂 快点！”我忍不住从外边喊进去。

“急什么急！”她从里面喊出来。

咖啡终于磨磨蹭蹭来了。温吞吞不热不冷。先前慌乱中我忘了说冷或热。这温吞吞倒是个不左不右百无差错的绝妙方式。我愤愤地将一张十元的

钞票拍在桌上，她一眼。

“雀、巢、咖、啡、可、口、可、乐、夏、天、喝、凉、的！”一字一字地从牙缝中挤出。

这回倒是很快就来了。她腥红的嘴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笑意。

“哼。”我鼻子里喷出股热气，端起咖啡就喝。没想到四元钱买了一杯稀汤汤刷锅水似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刷锅水。我喝过。下乡那阵子天天喝。焦糊糊咖啡色的屑儿渣儿飘摇起舞，晃荡出一股股铁锅腥味儿。

你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一口。我呼地站起来往里屋走。里屋松软软的铺着地毯。灯光愈发幽暗。先锋组合音响嗲声嗲气地唱着。有几对青年脸贴脸紧搂着摇啊摇。

“哪一位是经理？”我努力压住火问。

一位披肩发的小伙子立定下来，望望我，歪歪嘴做出个同熟人调笑的表情：“有何公干？”

我想我现在不是看喜剧或演喜剧，便正色道：“我找你们经理！”

“鄙人就是。有话就放，没话明日请早。”披肩发说完，又将姑娘搂搂紧慢慢地摇。

我发现这披肩发经理怀里搂着的正是那位蓝色的太阳裙。

我说：“你怎么可以”

他斜我一眼：“什么？”

我说：“屁才是放的呢！”

他说：“那大鸣大放呢？”

周围几对全都扭腰摇臀地笑了。我象个傻子似的在一边罚站。

我想了想说：“这并不是我的错。”

我走出幸福，心里郁闷，就登上了横贯大街的天桥，默默地凭栏眺望。你知道我别无良方。

夜色已如一顶黑色的帐篷罩住了城市。有星星在帐篷顶上不停地闪烁。月亮却不知去什么地方了。城市的上方有迷蒙的黄色光雾。街上已是灯火璀璨。人依然鱼一样亢奋地游来游去。大多是一一对一对挽着手的。老年夫妇，青年恋人，或许会有情夫和情妇。

十几年前就听轧兄说什么同性相斥，瞪着眼睛看了十几年，世上似乎有着这个理。法法有大耳朵。扁嘴姑娘有奶油小生。太阳裙有披肩发。可太阳裙是个女的，为什么对我那么凶呢。好象贾宝玉说过，女人一嫁人就变得俗不可耐。想来太阳裙断然是暂时嫁了披肩发的。我之所以说暂时的，倒是有一点理论根据的。据赚钱的杂志介绍，近几年离婚率潮水般猛涨。一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一说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结果。

恩格斯认为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赚钱的杂志说，中国性生活不协调的家族高达百分之八十。性生活是忌讳。是下流是黄色。是淫荡。千百年来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日日如此。有的夫妇结婚十几年没生孩子是因为不会。我也不会。我不笨，只是我无法实践。课本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赚钱的杂志还说，如今大城市的女青年婚前同居率已过百分之五十。女青年都不怕“黄”或“吹”。反正那些赚钱的杂志屡屡宣传：体育运动会使处女膜破裂。现在杂志都喜欢刊载这些。看的人多。有人诬陷说，中国人性饥饿居世界之首。中国自古便有道学先生之类的美称。杂志多刊载这些自然是因为可以多卖，多卖可以多赚钱。造房子买汽车发奖金都要向钱看。只

要有了钱，什么都好办。

我们《大众月刊》，历年得奖小说，遥居二十二省五自治区数千刊物之首，只是买卖赔本，我至今无住房无煤球无奖金无老婆。报纸上号召屡屡：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

现在是抓精神文明的赔钱，抓物质文明的赚钱。赚钱的交税，赔钱的拿国家补贴。调和调和倒也顺当，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报纸要求。

左首青春电影院那个极大的言行上画着个戴眼镜的老年知识分子。眼镜片子足足有饭锅那么大。如今知识分子也算劳动人民了。脑力劳动人民。这在三中全会之前想都不敢想。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当年也没画得这么大。我记得这电影我看过两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为祖国为人民耗尽心血，而且不求名不求利。组织上派汽车，他婉言谢绝。组织上分住房，他让给青年教师。就连外国邀请，他都不去。我记得我当时真是感动得涕泪横流。出国坐车什么的不敢想，倒是希望我们出版社也有这么一位，好把住房让给我。那样我就用不着天天下班，绕道去看那住宅楼的地平线了。这位老教授患了癌症之后，依旧日夜奋战，终于发明了一个伟大的什么东西。逝世之前，外国学者又将外国的什么奖送到病床前，末了捧着外国奖杯咽气。伟大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任劳任怨的一生。做牛做马的一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我只是遗憾，导演为什么要凭空捏造一只外国的什么奖杯。好象奖杯也是外国的圆。你知道女作家颜海平说过，美国的月亮没有中国圆。

中国的月亮从金陵饭店背后冒出来了。圆圆的。黄澄澄的。中国的月亮十分好看。

让你油然而产生想抚摸的愿望。我伸出手去，摸了个空。空中捞月。空中捞月原本就和水中捞月一样，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这实在有点象我到这人海里来捞女人。你知道我头大额头窄红运不佳。

我想我该回我的鸟巢看书和写作了。

我好歹勉强算个知识分子，好歹勉强算个作家。

## 第二章 我是谁？

我把我的“努辛难得”靠在我们出版社斑驳的墙上。

我把我的自行车封为“努辛难得”，决无攀附唐·吉诃德大伟人的意思。我的自行车是上海的一种名优产品。才三岁，就老掉了撑脚锈住了闸。据说是因为大部分零件出自社办企业什么的。反正名优产品不优了还有人买。就象名优作家不优了一样。名还在。

这不能算厂家和作家的错。车铃不认识的人借走了。我想这不是我的错。车胎上千穿百孔，我觉得也不能算我的错。我的车常常在个体户车铺百米内，被鬼鬼祟祟的图钉碎玻璃什么的捅个洞。

我把我的“努辛难得”锁好，上上下下看个遍，表才跑到七点四十八分。我又抬起头顺着斑驳的墙往上看，六楼的顶端，小里小气地露出半心多宽的一条屋檐。这楼是旧社会造的。旧社会只知道打仗，国破民穷。穷极了什么招数都使得出。

屋檐外的天空阴沉沉的。说暗不暗，说亮不亮。太阳不甘示弱地渲泄燥热，去层便如花房上的塑料薄膜，保暖，挡风。绝对没有一丝风。人闷得透不过气来。我用劲吸吸鼻子，鼻孔象是堵死了的两个烟囱。二十年前响应“到江河湖海去游泳”的号召，天天把头浸在井水里练闷气。而今我游泳和鼻炎都比别人技高一筹。

人陆陆续续地上班。点头或不点头，皮笑或不皮笑。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看看表，八点还差三分，幸亏我还可以紧紧我的大鞋子。

鞋扣紧紧松松才七八回，那女人就推着自行车来了。车人照例挂着两只巨大的邮包。

女人是我们出版社的收发员，男女老少都叫她娅娅。或许是亚亚鸭鸭鸦鸦丫丫，不过我觉得还是娅娅为好。你听她那一声暖应得你吃了蜜糖似的舒服。娅娅高挑个儿，皮肤白皙细腻，两只细眯眯眼在眼角展开无数密密细纹时，你便觉得说不出的和蔼可亲。只可惜人瘦了一些，胳膊大约只够一只手圈拢。据十分喜欢拍她背脊的吴副社长说，十几年前她丈夫在世时，她真正是十分丰腴。

我照例努力笑笑说：“我来吧。”

她照例甜甜地抿一抿嘴：“我来，我来。”

“我来吧。”

“我来，我来，哪能让你”

两人争着动手解邮包，我便一如往日闻到一股幽幽的得味。芳香通窍。我笑了，两手拎起两个大邮包。

“谢谢，谢谢，真谢谢啦。”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她呵咯咯咯咯笑起来。

这话曲出雷锋叔叔。我说了二十多年，记不清哪年哪月哪日起，人听了我的话便开始笑。莫非这话十分幽默？可小初说我没一点幽默细胞。娅娅笑弯了腰，身子俯在车座上，衣领敞开了，雪白平板的胸脯上，两个乳头又映入我眼帘。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我把邮包拎到六楼的收发室。自然可以优先挑选我的信件。别的人都被她拒之门外。

收发重地，闲人莫入。唯我独享其福。我的手飞快地翻动，眼光闪电似地跳跃，呼吸略略有点急促，忽然，就象一柄银剑在脖子前划过，《天上文学》一排红字鲜血般溅入我的眼帘。我那大头顿时燃烧起来，脑子里嗡嗡嗡嗡不知是风声还是火声。我慌慌张张将这大牛皮纸信袋塞进提包，偷偷地瞄了瞄娅娅。她正弯着腰整理信件，不知道余光能不能触摸我这信袋上的红字。

我的小说《蝙蝠》第四十八稿今天光荣。光荣两字决非滥用。战士们把牺牲称作光荣。你辛辛苦苦写出的小说没处刊载，同牺牲也差不多，略略不同的是，你在战场上光荣，战友们会洒一掬热泪，会把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而我的小说光荣，那真象做了偷鸡摸狗的丑事。

我记得第一只《蝙蝠》飞向《天上文学》以后，我奉命出差北京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同事们自然亲亲热热地寒暄。而后我便做出不经心的样子取我的信伯。我的《蝙蝠》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天上文学》的牛皮纸信袋的

封口拱破。我认真地盯着信袋上“庄有相收”几个字，努力地想了很久，问：“请问哪位叫庄有相？”没有人搭茬儿。

同事们都异常认真地干着自己案头的工作。只是那一脸正气中，隐隐约约透着些微古怪的欢乐和恼怒。我知道我心胸窄疑心重，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我无害人之心，而且偌大个世界我竟不恨任何人。我们编辑部的阿鸣说：就是因为你不记仇，我们还勉强同你罗嗦。勉强两字是我加的。因为我从原话里听出了勉强的意思。

“暖。”娅娅白皙的和照例轻轻地捏住了我的手腕。我手心里便有了一颗包着彩纸的嘉应子。

“谢谢你啦，常旗。”她说。

“不不，我姓庄，庄有相。”我说。

“哦哦，对对对，我又弄错了，呵咯咯咯咯……”

天天如此。我不明白那个姓常的什么旗子与我有着什么相干。也不明白娅娅怎么永远弄不清楚我的名字。或许人的名字只是云彩似的一片符号，变为幻去无关紧要。就象鲁迅也罢周树人也罢，都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至于他那几百个笔名，无一不是因革命需要而变化。而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借用庄有相的名字拆信件和退稿，也定然是因了某种需要。由此可见，人的名字就同那名优的自行车招牌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记不清有个伟还是不伟人的说过：为了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此话深得人心。

我把提包拉链拉上，代表庄有相或常旗或别的什么东西，冲娅娅苦笑一笑，算是告辞。

### 第三章 现代派

办公桌上乱七八糟。拆封的没拆封的看完的没看完的稿件信件堆积如山；隔日报纸县市级杂志社赠送给我或非我的刊物乱成一团；钢笔毛笔圆珠笔五彩笔签字笔红蓝铅笔横七竖八；笔筒里满是烟灰烟蒂烟盒糖纸；茶杯里是没了仁儿的傻子瓜子台湾瓜子佳梅瓜子酱油瓜子；饭盒里盛着几片一道道青色牙沟的西瓜皮；胶水瓶子躺在其间流出一大滩馋涎……全然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主编批评二十七次了，可这艺术硕果起码有一半不能归功于我。人都喜欢和我开玩笑。我想我该写张条字贴在桌前墙上：此处不是现代派绘画馆。

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请走，唯有堆积如山的稿件，无法一古脑儿送上西天。这东西得留下慢慢咀嚼品味。当编辑有点象囚犯，狱卒由窗洞里塞进苦瓜，即便眼里灰出白来，你也得奋力滚动喉结下咽。略略不同的是，你咽下去后，还得如美食家似的写出几句鉴赏文字。主编说培养文学青年是编辑的神圣职责，大小稿件一律要提具体意见。我只是不明白，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刊授函授面授之类的“文学院”，除了温文尔雅地收钱，是否也有一点神圣职责。我记得我曾向小初诉苦。小初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小说是种供人消遣的艺术，你应该很快活。我无话可说。现在想起来，我应该请小初去

喝几杯幸福咖啡馆里锅巴汤一样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从世界范围来看，雀巢咖啡是一种极佳的供人享受的饮料。中国的小说大多都象那类被强奸了的咖啡。聪明的作者们，总是先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一个唐山大地震一样的严峻问题，经过东非大裂谷一样深刻的剖析，上升到喜马拉雅高度。然后作为小说作者，需要贴上几个好人几个坏人。他们或果断或粗暴或温柔或活泼或善良或丑恶或残酷或冷峻或懦弱或强悍或粗心或细心或胆大或胆小或或或或。千种性格，万般面貌。然后又极为细心地逻辑论证似的，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用细节说明性格说明主题，末了还得甩出一个大包袱，让我们的读者大为惊讶：啊 原来如此！了不起！了不起啊！而后又可以让评论家们大合唱似地张开嘴巴：深刻地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什么什么……只是因了我的脑子有毛病，每每读来，总如咀嚼苦瓜。

我瞄瞄左边的老现，不知道他是怎么下咽的。我现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中年知识分子，是得以享受各种福利的社会栋梁。人不高不矮只是瘦得出奇。一双招风耳朵之间，小丘般隆起的颧骨上面，凸出的浑浊的红眼睛下面，那两片一年四季青青紫紫的皮肤，每时每刻都闪光着现代意识的光彩。每天，我的屁股只要一落在椅子上，他就会向右转转椅子，将细长的腰背向我佝偻过来，兴奋无比地大嚼“现代”。

他今天居然一反常态，眼镜片子后头那双浑浊的红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阿鸣那张鸭子嘴巴。

阿鸣正发着鸭子永远无法发出的尖细的声音：“昨晚美院上画画的丫头又来找我小林了！”

“哪个丫头？”

“哪个？能是哪个？给同班男生做模特儿的那个呗。蓝眼圈，腰身肥肥的那个！”

“现代派！现代派！”

“八点进屋的，关了门，喀察，上了保险。我亲耳。十一点才出来。我亲耳。他老婆要是知道的话……”

“现代派！现代派！”老现竖起了拇指。不知是夸奖小林，还是夸奖模特儿，还是夸奖阿鸣的耳朵。

现代派是老现的口头禅。你只要同他在一起，从早到晚不绝于耳：《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译本出来了。现代派！现代派！那个黑人把白人逼在墙角，逼他看自己的生殖器。

现代派！现代派！陈冲在国外演《大班》，拍裸体镜头，那才叫热爱艺术呢！现代派！

不象X X X，假的。一边说自己为艺术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惜，一边又到处声明，决不拍裸体。艺术需要呢？假的。边说喉结边努力地上下滚动。浑浊的眼里痴痴地流溢着对趵或现代意识或其他什么的渴求。

我有时心情不好，就是“你爱人怎么还不调来？”

他顿时噤嚅着说不出话来，脸如蕃茄似的通红，不一歇又黄，人萎缩下来象根蔫了的丝瓜。他从苏州调来四年多了。爱人在苏州大学当资料员。组织上几十次提出要帮他解决分居问题，他总是吱吱唔唔，不知搞些什么名堂。

一年四季，他白天不停不歇地用两薄薄的灰嘴唇制造现代派语言。晚

上则关紧门上了保险认真看稿。看稿自然是我们的推测。因为他那门缝用木板条钉得严严实实。阿鸣说连细菌都钻不进去。我想大概是防阿鸣不防细菌。每天一早，他便抱着一大摞装进信袋的稿件去六楼寄还作者。说真的我十二分地佩服老现。那么多的稿子我不眨眼也得看上半个星期。《小城春秋》里那个看书比人快四倍的四敏，比起我们老现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呢！

偶或有女作者来编辑部送稿，他便怔怔地望着人家，眼睛几乎奋力地越出了眼镜片子。嘴里哦哦哦地应着，全不知女作者在讲些什么。阿鸣帮他统计过，他一年里编发的稿子，百分之八十七是女作者的。洋洋数千言的送审意见里，“现代派”风起去涌。四年多来倒不曾见他碰过女作者一个指头。跳舞时自然除外。他凡舞必到，稀疏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春夏秋冬总是一套笔挺的西装一条紫红的领带。邀请女舞伴的时候，虾子一样风度翩翩地哈一哈腰，舞出一个请式。只是跳舞的姿势总有点别扭，四条胳膊笔直地撑着，男女间相隔半尺半有余。汤汤说他嘴里有一股恶臭。娅娅说他手上大汗淋漓胳膊抽筋似的抖抖忽忽。我想这恐怕是有点善意中伤，我同他一屋共事四年之久，从未见过这类毛病。

“有相。有相。”

我扭头看看，才意识到老现在叫我。

“大伙正在探讨红队黄队呢。现代派。现代派。”

红队黄队是袁伟民主管足球后搞的一招，挺热乎的。去年编辑部也和全国东西南北中各路球迷一起，红红红黄黄黄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神经。现在说来已经有点味同嚼蜡了。

“全国现代派青年小说家。排十个红队，十个黄队。”

这时候我才发现，屋里的几把椅子，早已众星捧月地围住了老现。

“大伙儿凑的。听听你的高见。”老现递过一张簌簌颤抖不停的纸来，脸上摆满了听候判决的风采。老现向来对我刮目相看，不知是因我脑袋奇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不好拂了他的赏识，便也转过椅子，看那张纸：

韩少功、莫言、铁凝、贾平凹、张承志、张辛欣、阿城、陈建功、刘索拉、史铁生、王安忆、马原。

我不知道能有什么高见。可为了不扫人家的兴，又连着看了几遍名单，问：“李陀呢？”

“李陀啊，这几年理论文章支彩一样满天飘，小说园里早已一片蒿草了。”

“李陀年龄也大了。四十岁以下才算青年嘛。”

“四十？那为什么二十五岁就要退团呢？”

“不算青年了呗。”

“报纸上把五十多岁的都归入青年作家哩。”

“咳，嘴上两层皮，翻来翻去都是理。”

“嗨嗨，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咱们还要研究研究现代派。”老现平伸出两条丝瓜似的胳膊，十分权威地摆摆。

我再费一阵脑筋，问：“阿城怎么排这么后啊。”

老现神秘地抿一抿嘴，说：“按姓氏笔划排的。”

我于是就张大嘴巴看排在第一的“韩”字。

“同传统方式背道而驰，笔划多的排前头！现代派！现代派啊哈！”老现得意地把眼睛笑成了两条细缝。

人人脸上都是一副现代派大师的神态。

我忽然感到恶心。我活在世界上，常常会突然觉得自己是一只被诱进透明的来蝇瓶里的苍蝇，嗡嗡乱飞乱撞，碰得鼻青眼肿晕头转向，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看起来空荡荡的世界里自由飞翔。这种感觉持续久了，我就恶心，就想呕吐，浑身每个毛孔都鼓噪起呕吐的欲望。这时候我便会以一种极不讲理的态度和人抬杠。而且非胜不可。诡辩、偷换概念、反逻辑战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所不用其极。除非人家高挂免战牌子。

就象我问老现“你妻子怎么还不调来”那样。阿鸣说：就因为你不记仇，我们还勉强同你罗嗦我知道人都厌恶我这毛病。可我就象一个疯子无法控制自己。那时候我厌恶别人也厌恶自己。

我说：“你们组队标准呢？”

“现代派嘛。”

“什么叫现代派呢？”

老现一愣，推推眼镜：“喂，喂，这倒是个十三分值得研究的现代派问题。现代派。

现代派。大家议议。议议。”

“咳，反传统呗。”

“哦”我做出很聪明很会意的样子，点点头说，“我写篇小说，然后反过来抄，从最后一个字抄到第一个字。小说的名字就叫‘派代现’，这就是现代派了。”

“你这是死搅蛮缠。”

“我这是活学活用。”

“别抬杠了。其实李陀早就写过一篇文章，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现代派是指欧美十九世纪后期萌芽的一个文学派别……”

“唉呀呀你别咬文嚼字好不好。你那个现代派谁不知道。我背给你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

“对对对。”我又忍不住插进去说，“还有七大姨主义八大姑主义。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我想问问，这些流派同你们的红队黄队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这么说呢！这里面有个共同倾向嘛。”

“对对！共同倾向！现代派！现代派！”

“共同倾向就是既具有现代意识，又有一定的现代手法。”

我摆出一脸茫然问：“什么现代意识呢？”

“咳，现代……现代意识呗。”

“我看就是反封建。”

“好好。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都是我国现代派文学大师。”

“我看进步的才能算。”

“太好了太好了，党员作家都是现代派。”

“我看关键是接受西方现代哲学思想。”

“请问是接受尼采的，还是叔本华的，还是萨特的，还是弗洛伊德的……”

“噢噢，弗洛伊德也成哲学家了。”

“我看就是。”

“笑话，老弗是心理学家。”

“那你讲讲哲学是什么！”

“咳！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呗！”

“好，弗洛伊德的著作里没他的世界观？”

“什么话呀！”

“什么什么话呀！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性恶论不属于哲学？”

“好好！那么邓肯因她的舞蹈见解、毕加索因他的绘画见解，就都是哲学家了！”

“人人都是哲学家！”

“现代派！现代派！”老现两只手绞麻花似的扭搅着，眼睛里现代火星忽忽闪闪。

我说：“那么张炜呢？”

“啊呀！”老现一拍大腿，“怎么把张炜忘了！”

“十一个了。”阿鸣说。

“十三个了。”我说。

“怎么十三个呢？”

“你数数。”

“咦，怪了，刚才明明十个，怎么一下就变……”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还有何立伟呢？”

“啊呀，对不起何立伟了，快添上添上！”

“郑义和王兆军呢？”

“啊呀呀，对对，真是的……”

这时候大家忽然不作声了。有几个神色尴尬地把椅子连自己放回了本该呆着的地方。

我望望门口，果然是主编站在那里。

老现倒还沉得住气：“我们正在讨论现代小说创作目前的现代状况和展望现代派的未来。”

“好。很好嘛。怎么不谈了？”主编和蔼地笑着说，“我也想听听你们那些现代派呢。”

我们的主编是文革前毕业的女大学生。她政治上一点儿不左一点儿不右，艺术上一点儿不保守一点儿不偏激，且加风韵犹存，待人接物又极亲切和蔼。上级无不赏识，下级无不爱戴。要不我们这个省级刊物，怎么也不可能从岩石缝缝里七扭八曲，长出那么多得奖作品。

屋里一阵静穆。现代音符和着弥漫的烟雾和尘灰，飘飘摇摇地降落。

我食管里一阵逆向运动，呕哇一声。却没呕出什么来。

我张张嘴想解释几句什么，又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铛铛铛。铛铛铛。七编室那边有人敲饭盒子了。

人都慌慌张张去吃饭。先去的排前头，可以吃到鱼或排骨什么的好菜。

我看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一上午的时间就这么恍恍惚惚溜走了。我毫无食欲，痴痴地想着无始无终的时间，想着人的短促的四十年有效生命。我不知道想哭还是想笑。

真没意思。

#### 第四章 永久的地平线

我每天下班，骑着“努辛难得”，灰溜溜地回鸟巢时，总要绕道去短裤营，看一看我们出版社正在轰轰烈烈兴建的新住宅楼。你知道人活着总有一点安慰有一点希望。

尽管人生就象古拉格群岛的一碗吵石与杂粮混成的土饭，免不了时时刻刻磕疼牙齿或是划破喉咙；但是人吃了东西总会消耗总会排泄，肚子空了瘪了，为了满足生存欲望，又会充满期望地巴望下一顿饭。叔本华说人每时每刻都在同死亡作斗争。呼吸、饮食、睡眠、取暖，最后必然是死亡获胜。我觉得人生就象吹肥皂泡泡，尽可能把它吹大，但终归会破裂。吹肥皂泡泡便是包含了希望的意思。人免不了要借一点希望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就象放飞《蝙蝠》和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之类的名堂，盼啊盼啊，盼来了失败。但你还可以重新燃起下一篇下一届或许有的成功希望。自欺欺人可以给自己带来向往，为什么就不能自欺欺人？

我们的住宅楼已经盖了整整三年，如今高度正与伟大辽阔的地平线齐。按照中国目前的建筑水平，盖一座这样的六层宿舍需要十个月时间。幸亏冥冥之中的建筑之神大发善心，让我对新住宅的美好向往在鸟巢里高歌猛进。只是苦了我们出版社分管领导和经办人员。地皮的事需要冰糖葫芦似的一串公章，那冥冥之中的建筑之神让每颗公章张开血红的圆嘴，要名画名字古玩天然雨花石之类的东西。公章们吃了整整一年，才把圆圆的红润的嘴在纸上亲切地吻上个印子。经办人员长长吁出口浊气抬起头来，忽然发现眼门前蹲着一大群老虎。你要造新房就需拆去这些老虎的旧居。建筑之神让这些老虎染上了吃房子的怪癖。于是为了这类老虎以及老虎的儿子儿孙子女的口粮定量，又打起了疲劳战消耗战运动战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阻击战。有一只戴过官帽的老虎特别威武不屈勇猛善战。经办人员百战不胜只好诉诸法律。老虎晃晃官帽打了个鼻响喝一声：敢！经办人员错了头斗胆包天回了字：敢！那法庭的台阶犹如西天雷音宝刹极高极远。

经办人员翘首盼望了整整三个半月，终于听得上面一声吆喝：传！那戴过官帽的老虎吓一跳，刚想喝一声：大胆！忽然想起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多年，如今法比官大。这才匆匆地找到经办人员，说好好好私了吧私了吧就按你的办。这时候太阳已经晃晃悠悠地在那块地盘上踱过了七百多圈。旧房终于轰隆隆倒了下来。一片废墟之上蹲着几个农民工慢条斯理地拣着碎砖碎瓦。拣了两个多月砖不见少，性急的问怎么不多派些人？传来说如今国家要求缩减基建资金，分管建房的副社长正在四处奔波求情。三个月后资金终于批了下来。又从苏北开来了几十员伟大勤劳而勇敢的农民，拣碎砖挖地基，一个大坑平地而现。三合土什么的也小山般隆在一边。谁知没几天农民兄弟都坐下来“吸烟”了。

十几年前我下乡的那个地方，干农活时上午下午都有一次“吸烟”。坐在田头吸一袋烟，再往肚里填两只山芋。十来分钟的事儿。可这伙农民吸烟，一吸就吸了好几个月。一问，原来是地面比图纸短了八十公分。厅级干部四间房，处级干部三间房，普通干部普通编辑一间半，谁的房也无法减。扩大地面的话又要重新盖章重新拆迁，再添两件辛苦。太阳又晃晃悠悠地走了百多圈，终于有了个偷偷摸摸的主意：把方形化粪池改成长条的。

至于将来大便堵塞臭气熏天且不管它。地基打好按理说房子应该雨后

春笋直往上窜。谁知正好国家需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有一位肯定有房住的作家告状到省里：大胆编辑居然编出了他看不懂的小说，真是自由化到了极点。于是省里的什么委什么厅也警觉起来，三个月拨一次的建房资金再次冻结，据报纸说反自由化要一反到底。我想恐怕要反到共产主义。只是我觉得中央的反自由化绝对不是不许编辑住房。况且今年又逢国际住房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没地方得以证实。人家X X作家的作龄和党性比我大上无穷大倍。看起来我们这块地皮真会成为永久的地平线了。诸如此类的芝麻绿豆小事都是谣传。几分是真我可说不清楚。

吹单簧管的小胖子说他知道他清楚。

我们的永久的地平线旁边有一栋不算新的大楼。大楼靠着巷子的门前，一年四季坐着个文静白皮嫩肉的小胖子。十根肥白的手指捧着支漆黑银亮的单簧管，日以继夜地练习。练习曲很简练只有两句：“米米米来多来，拉米拉米来……”“小铜鼓”是永远敲不起来的。

我见他天天坐在那里，就主动友好地冲他笑笑。

胖子也笑笑，吹一句“米米米来多来，拉米拉米来”，然后迷茫地望着我问：“为什么我住一楼？”

我伸头看看，那是一个空荡荡的两居室中套。内部装潢也很精致和漂亮。

我问“你爸爸妈妈呢？”

胖子问：“为什么他们住三楼？”

这时候我看见他额头上展开无数深邃而隽永的皱纹。我疑疑惑惑地看着这小胖子问：“这是你的房子？”

小胖子又问：“为什么让我住一楼？”

我说：“在我看来，这一楼就象天堂哩。”

小胖子说：“一楼找不到对象。”

我说：“我住三楼也找不到对象。”

小胖子疑惑地望望我说：“你骗人。一楼臭狗屎。女娃们都翻白眼。”

我想起小初给我介绍过的法法，在办公室同我眉来眼去，后来拜访我的鸟巢时，踩了一高跟鞋的狗屎。于是留下一股浪漫诗意和妖娆异香，一去不返。

我说：“我住的三楼才臭狗屎呢。鸟巢一个。”

小胖子认真地望了我半分钟皱起眉头说：“你不是鸟人，为什么住鸟巢呢？”

我指指我们尚未盖起的住宅楼说：“我等着住这房子呢。”

小胖子惋惜和遗憾的感叹说：“啊呀，你永远住不上了。”

我吓了一跳，细想想他一定是在开玩笑。我看看他，他肥脸上无数深深的皱纹里充满了生命的睿智。

我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

小胖子说：“我不让它盖起来。”

我说：“为什么？”

小胖子说：“不然又让我住一楼。”

我说：“那我永远住不上了？”

小胖子说：“你愿意住一楼就行。”

我说：“当然！地下十八层也行！”

小老胖子笑了：“那你住我这里吧。”

我半信半疑地望了他许久。

小老胖子冲我眨眨眼睛，又吹起了他的“米米米来多来，拉米拉米来”。

从此以后，小老胖子每每见到我，便放下单簧管主动冲我笑。那笑容有点古怪。说不上是惶惑还是歉疚，说不上是神秘还是迷幻。

有一天，我在新街口买了几本新书。绕道去看为我留着希望的永久的地平线时，老天爷突然阴沉下脸，噼哩啦啦地落雨。我这人被雨淋算不了什么，那书可比我金贵多了。

你别不信，书价猛涨，两百页的书卖到两元一角。我若站在新街口广场，挂个牌卖五角，准保没有人要。

我对屋檐下吹单簧管的小老胖子说：“喂，帮帮忙，我这书存你这儿行吗？”

小老胖子说：“我爸爸要说的。”

我说：“你爸爸不住这里，我明天就来拿。”

小老胖子把单簧管夹在两条肥腿间，两只肥手圈成个帽子状在头上套套，说：“我爸爸什么都知道。”

为了那几本书，我在屋檐下听了四个半小时的“米米米来多来”。回到鸟巢时院子门已经锁上，房东的那条老狗从阳台上冲下来，狼一样张嘴就咬。慌忙中我用收遮挡，结果一口撕去了七八页纸。看来书的命运同人同房子完全一样，冥冥之中都有个什么玩艺儿在操纵。

那小老胖子第二天见到我，还是主动发笑。那笑容依然如故，说不上是歉疚还是惶惑，说不上是迷幻还是神秘。

小老胖子说：“你还住在鸟巢里啊？”

我说：“是啊。”

小老胖子说：“那你没准真是一个鸟人呢。”

## 第五章 鸟巢里的文疯子

我把我租住的地方叫做鸟巢。小初说我没一点幽默细胞。

房东一家五口原住两间平房相安无事。后来满天下兴建新楼，却不知怎么房荒日甚一日，终于导致近郊农村流行起一种“返老还童积木症”。其势远甚于名噪大报小报电视台的狂犬恐水病。房东难以幸免，匆匆忙忙掀了屋顶，铺上水泥预制板，擦出一个二层楼，两百元一月租给了郊县的一家水泥公司。而后又匆匆忙忙加盖三楼。其动作快速灵巧，能让你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先生。可惜供电公司突然来人打起横炮，指着屋顶的高压线说，再盖就是违章建筑。房东递上一扎自家腌的咸菜说，没事。供电人推开咸菜说，你要钱不要命啊，要吃官司的。房东吓得脸一紧，赶紧捆了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递过去问，几米违章。供电人接过鸡说，五米。然后就和房东一人操一根竹杆，在屋顶上搞土改似的量来量去。终于在屋顶西北角量出一块地盘，盖了一间小屋。小屋三十五元一月租给了我。主编开恩公款付了头。那小屋不管你单人床挺尸一样竖挺横挺，空处总是恰恰能放一只小写字台。

衣箱可以塞在桌子底垫脚。房东和水泥公司的经理联襟。门框窗框楼板屋顶什么的都用廉价的处理水泥。缝缝隙隙里苍蝇蚊子飞进飞出不用眨眼而且夏暖冬凉。这三层楼房的设计施工验收都是房东。我每天顺着窄窄黑黑的楼钻上钻下，总能听到那弯腰凸肚的楼板楼壁，对我这除了脑袋哪个部位都不沉重的身子苦苦哀求。我问房东四级地震怎样。房东龇出两颗黄牙笑笑说：二级半就差不多了，反正再费点力气擦擦就是。我想想确实言之有理。前几天市报省报争先介绍，鼓楼那里有个六岁女孩和阳台一起从六楼飞身而下。那阳台费点力气重新擦擦，女孩么难为她爸爸妈妈再养一个就是。倘若爸爸或妈妈已经做了结扎手术，那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你知道“只要有了人什么都好办”已经时过境迁。我记得有回挤公共汽车，有个看面孔就挺反动的家伙被人踩了一脚，就恶毒地说：“中国人他妈的死一半就好了。”我说“确实是好，你家几人？”他望望我：“四人。怎么？”我说：“那你家先死两人吧，死哪两个由你挑选。”他说：“姓庄的你”这时候我才认出，这人是我们出版社社长的儿子。

其实我从来都不反对计划生育，你想想要是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就开始搞这玩艺儿，我想我现在起码可以住上一间象模象样的房子。

这几年大凡有点气度的作家，写完大作总有几字：X年X月X日深夜（凌晨、酷暑、寒冬……）写于XX居（XX宅、XX楼、XX海滨、XX山庄……）。我好歹也想做个作家，自然得附庸风雅给小屋弄个名字。我想我的屋该叫危楼，可惜李国文先生已写了系列小说《危楼记事》，我不能入他人旧巢。至于猪圈狗窝之类的名字，我又觉得太实在，没什么艺术味儿。我冥思苦想数十个夜晚，终于弄出鸟巢这一名称。典出良禽择木而栖。我觉着我是一只呆鸟住着这屋。细想想这曲故实在用得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小初说我没一点幽默细胞怕是有点道理。

我确实没有什么幽默细胞。我从来不会把愤慨忧伤痛苦悲观失望之类的情感用轻松的笑语泄出窍。我每天下班回到鸟巢，就象现在这样坐在我的写字台前，奋力地向前爬着格子。说奋力向前爬格子实在有点浮夸。实际民政部则如蜗牛钻进了一只大鞋子，奋力而不得向前。不得向前我便痴痴呆呆地胳膊两侧六擦堆到水泥屋顶的书缝中间，向外张望。窗外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个钟山。我看不到这两句名诗绘出的浩然大气。

团团云彩轻浮地变幻着，忽而让你觉得象草原上痴痴呆呆的绵羊，忽而又如飞飞扬扬撩拨人心的柳絮杨花，忽而又如黄色沙漠中笨拙忠诚的骆驼，忽而又如杳无生命的苍凉荒山。这让你无法把握生命听要义，心如枯叶在往事的长河中飘摇翻卷。七岁那年逞能，摸一棵浓密枣树上悬挂下来的电线，电流震颤身子时眼前闪亮的辉煌电光；九岁时从体育场司令台上腾身跳下胫骨断裂，一瘸一拐回家路上得意非凡的傲气；十二岁在部队战士练兵的巨大旋转轮中，滚碾几圈后甩出来瘫在地上时，心中腾起的悲壮情感；都如眼前的浮云变得恍恍惚惚……我默默地望着黛色山峦上变幻莫测的浮云，寻觅着我三十年的人生足迹……日复一日地插秧、割稻；日复一日地把一根根红灼灼的钢筋塞进轧钢机；日复一日地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抄写各式各样的报告；日复一日地听着照本宣科的文学教条；日复一日地看着千篇一律的稿件。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生命就在这恍恍惚惚默默无声的重复中，从指缝中悄悄溜走。时间就是生命每每看到街头巷尾的这类标语，我的心灵深处，就会响起一种焦虑烦躁急迫